

也說「春蘭秋菊不同時」

周錫韜

香港大學中文系

日本每年有「紅白歌星大賽」，令迷哥迷姊們揮手頓足，喧呼達旦，如醉如癡。可有誰想到，在二十世紀的中華大舞臺上，曾上演過歷時多載、舉國如狂、遠為刺激神經的「紅白恐怖大賽」？

提及這一點，是由於偶見有港報專欄談到一首魯迅詩的銓釋，頗有意思，不期然惹起我相關的聯想。詩名《偶成》，如下：

文章如土欲何之？翹首東雲惹夢思。

所恨芳林寥落甚，春蘭秋菊不同時！

這是魯迅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書贈赴日友人沈松泉之作；所謂「偶成」，實際便是「無題」之意。

首句「文章如土」，自然是說文章不值錢，但原來也有「出典」：當時魯迅居於上海，一九三二年「一·二八」淞滬抗戰之役，由於戰火波及，曾遠家暫避，到三月十九日返回時，卻發現家中失竊，猶幸只損失了些衣物，書籍文稿則安然無恙。於是便借題發揮，抒寫感慨，除自嘲外，其矛頭顯然指向整個社會。（他在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先後致母親和兩位友人的信中都提到此事，說「足見文章之不值錢矣」。）當然，要是深探一層的話，還可以聯繫到「豪俊何人在？文章掃地無」（杜甫《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》），即沒有好文章那番意義上去。「東雲」指代日本，作者早歲遊學彼邦，現在朋友東行，自然會引起懷舊思緒。

前兩句好理解，關鍵是後兩句。該文作者梁先生云：「一般注釋本總離不開說是『對國民黨反動派殘暴罪行』而言，所以春蘭是指『一年前被殺害的五位青年作家』，秋菊則是自比，所謂『歷風經霜，老當益壯』。翻查《魯迅舊詩匯釋》之類的書，滿都是這樣的『白色恐怖說』，這就是我先前說過的使人生厭了。」由是，作者轉述了李國濤《春蘭秋菊可同時》（載天津人民出版社《魯迅研究資料·9》）一文的別解，認為「頗有新意」。

李文引《離騷》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，以為魯迅這句詩該與「朝飲」、「夕餐」關連起來理解，有甘於食貧之意：現在既無法離去這個「文章如土」的地

方，而因為芳林寥落之甚，故朝飲墜露後，可能便無秋菊可夕餐了，也就是「吃了上頓沒下頓」的意思；表現魯迅於其「一貫的幽默之中，透露出憤怒和悲哀」。梁文在肯定「這個理解在可厭的八股氛圍中確乎是一服清涼劑」之後，卻也正確地指出：「無須作如此曲折的解釋」。

梁文自己的理解是：「這裏既然文章如土，本該無可留戀，但東渡則徒想望耳；即使芳林寥落之甚，春蘭秋菊不得以同時並秀，但沒辦法，也得留下來。魯迅早年詩說『兩間餘一卒，荷戟獨彷徨』，其小說集又名《彷徨》，便都是「所恨芳林寥落甚」的註腳；而『春蘭秋菊不同時』又是『芳林寥落』的註腳。環境如此之不堪，仍覺有『走不得』之理，則自見其留戀的深意了。」（《信報》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一版「繁星哲語」欄）

以李、梁二說比較，前者刻意求深（或者說「求新」），反顯穿鑿；後者則比較自然順暢。不過須指出的是，梁說與傳統解釋其實並無太大矛盾，分歧只在對「春蘭秋菊」含義虛實理解之不同：一般解釋把它坐實，而梁文則加以虛化。我意認為，兩者皆有可居，但都欠全面；必須結合起來，實中求虛，虛中見實，才較合乎魯迅寫作時的實際心境。

以往的解釋所以缺乏說服力，除了太多「極左」語彙和八股濫調「使人生厭」之外，關鍵還在於未能揭示此句用典的真正出處。遍翻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出版的十餘種「魯詩」注析本，對此句的出典，主要列出如下幾條：

「春蘭兮秋菊，長無絕兮終古。」（《楚辭·九歌·禮魂》）

「絳帳青衿同日貴，春蘭秋菊異時榮。」（石貫《和主司王起詩》）

「來時西館阻佳期，去後漳河隔夢思。知有宓妃無限意，春蘭秋菊可同時。」

（李商隱《代魏宮私贈》）

「悵望千秋一灑淚，蕭條異代不同時！」（杜甫《詠懷古五首》之二）

但偏偏遺漏了重要的一則，那便是漢武帝《秋風辭》：「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雁南歸。蘭有秀兮菊有芳，懷佳人兮不能忘。……」

魯迅在這裏其實糅合了幾方面的典故，而用意更多地偏重於《秋風辭》。全詩是說：儘管這裏文章如土，但要到哪兒去，又能到哪兒去呢？遙望東雲，牽惹起縷縷情思（但亦僅此而已）。眼前令人深感痛傷的是，本來春蘭秋菊，各懷芳潔，都是「佳人」，可惜秋風橫厲，芳林已極度凋零，春蘭先萎，秋菊獨存；言念及此，我便悵悵不能自己！